

论“心开窍于耳”

□ 王永钦*

(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)

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复习,结合个人观点及临床实践,就心与耳窍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,并就耳窍与心、肾的关系提出新的见解,提出“心主舌,开窍于耳;肾主耳,开窍于二阴”的心肾与五官九窍的主、开窍的观点。

关键词 心 耳窍 基础理论

《素问·金匱真言篇》曰:“南方赤色,入通于心,开窍于耳,藏精于心”。这是《内经》有关心与耳窍关系的明确论述。后世医家基于这一论述,则有不同的解读。有曰“心开窍于耳”者、有曰“心寄窍与耳”者;有曰“耳为心肾共主之窍”者云云。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则往往只字不提心与耳窍的关系,以致淹没其理,弃舍其用。本文根据历代文献论述,结合临床体会,就心与耳窍的关系做

一剖析,以彰其用。

1 心主血脉,耳为宗脉所聚,心血滋养耳窍

心主血脉,有统领全身脉络和主持周身血液循环的作用,并有化血生血之能。耳虽位于头面之两侧,但周身阳经之脉,及阴、阳经之络大都上行于耳,故耳有“宗脉所聚”之称。如《灵枢·口问篇》曰:“耳者,宗脉之所聚也”。《医贯·耳论》亦曰:“人身十二经

络中,除足太阳、手厥阴,其余十经络,皆入于耳”。由于周身脉络皆有心所主,而耳为宗脉之所聚,故心与耳通过宗脉而相互连属。心经气血假宗脉而上注耳窍,耳窍得心血之养方能聪灵。故心血旺盛,血脉和畅,经络通利,使气血循脉上注灌耳,耳受气血之濡养,则耳肤红润光泽,听觉灵敏。若心血不足,致耳脉不充,失于心血之濡养则见耳部皮肤干燥不荣(四物消风饮主之),甚或耳鸣耳聋等。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:“心脉……微涩为血溢、维厥、耳鸣、颠疾”。故若心脉不畅,气血瘀阻,则易致耳脉不畅,血瘀耳窍,而发生耳鸣耳聋等症(通窍活血汤主

*** 作者简介** 王永钦,男,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研究会理事。中国青联、中国中医药学会“首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”十大金奖获得者。出版著作 10 余部,发表论文 60 余篇,获省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。

之)

血为阴之质,故除心血养耳外,心阴循经上注于耳,亦有濡养耳窍之功。若心阴亏虚,一则心阴无以上注,耳失濡养而致耳聋、眩晕;二则阴不制阳,心阳亢盛,虚火上炎,扰乱清窍,耳失静谧而见耳鸣夜甚,甚或扰乱听觉,而致听声不清;三则心肾之间水火失衡,致使心肾不交,阴虚火旺而见鸣、聋、眩晕(以上治之以天王补心丹加减)。若虚火上炎,腐蚀耳内骨肉而成脓,则见耳内流脓、久而不愈等。

2 心气通于耳,耳受之而能听

心气通于耳,历代医贤皆有论之。如《黄帝内经太素》有曰:“心气通耳”。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》亦曰:“心属火,受南方之赤色,入通于心而养精于内也,《邪气脏腑篇》曰: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,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,其别气入于耳而为听。别气者,心主之气也”。故耳之所以能听,与心气上奉的作用亦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以耳受“别气”始能为听,而“别气是心主之气”的观点而论,那么,心气在听觉的形成中则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心气旺盛,耳受心气之温煦则耳之水窍不寒,听觉聪明,位觉平衡。倘若心(阳)气不足,耳失温煦,寒水泛耳,则可致鸣聋眩晕等(真武汤主之)。正如张志聪所曰:“南方赤色,入通于心,开窍于耳,心气虚,故耳鸣颠疾”。此外,心气不足则推动血液运行之力减弱,以致

血行不畅,瘀滞耳脉,而见耳膜暗红,耳内闷胀刺痛,听力减退,或耳鸣耳聋,久而不愈等(通窍活血汤主之)。倘若心气亢盛,火热内生,致心经积热,循经上蒸,熏灼耳窍,则可致耳部红肿痒痛,或生疔长疮、流脓等(黄连解毒汤主之)。若心火暴张,火扰清窍,尚可致暴鸣、暴聋等(牛黄清心丸主之)。正如《济生方·耳门》所曰:“忧愁思虑得之于内,系乎心。心气不平,上逆于耳,亦致聋聩、耳鸣、耳痛、耳痒、耳内生疮,或为聤耳,或为掀肿。六淫伤之调乎肾,七情所感治乎心。医疗之法,宁心顺气,欲其气顺心宁,则耳为之聪矣”。

3 心主神明,助听神以司听觉,助位神以持平衡

《灵枢·邪客篇》曰:“心者,五藏六府之大主也,精神之所舍也”。《灵枢·本神篇》亦曰:“所以任物者谓之心”。心主神明,藏神,主宰周身;耳藏听神与位神,听神主听,位神司身之平衡,故人之所以能听,全赖听神之功;人之所以动作平稳,有赖位神之司衡,然听、位神皆由心神所主,心神有滋助听神、位神发挥听声司衡之能。故心神精明清静,助于听神则听觉聪敏,听声真切而辨识语言;助于位神,则人体动作敏捷,平衡不倾,随心而行。正如《类经·五癯津液别》中所云:“心总五藏六府,为精神之主,故耳目肺肝脾肾,皆听命于心。是以耳之听,目之视,无不由乎心也”。倘若思虑过度,劳伤心神,神失守舍,致听

神、位神失主,则可致耳鸣耳聋,眩晕时作等(归脾汤主之)。犹如《古今医统大全·耳病门》所曰:“忧愁思虑则伤心,心虚血耗必致耳鸣耳聋”。

祖国医学中“心主神明”的理论,在很大方面包括了现代生理学中大脑的功能。而现代生理学认为听觉、位觉的形成,除与耳本身的结构功能有关外,大脑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在中医脏象学说中,虽然有“脑”为奇恒之府,“元神之府”之论,但有关脑的生理病理仍分属五脏,其中特别是心,即“心主神”为“精神之所舍”等。所以,对于听觉、位觉与脑的这种联系亦多归属于心。心(包括脑)与耳,心神(脑)与听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系,听神的功能需赖心神(包括脑)的资助,始能静谧聪敏,听而不乱,以辨众音。倘若心脑受病,神明失用,听神无助,则可致听而不真,辨音力弱,识语困难,甚或耳聋无闻等。

4 心、耳有着相似的生理特性

心藏神,耳藏听神、位神,两者均有喜静谧、恶躁扰;喜内守、恶外越;喜清明,恶浊闭的特点,故心与耳窍尚有着相似的生理特性。心神静谧、内守、清明,则神安不乱,思虑敏捷,夜卧安眠;心神失静失守失清则神乱不安,思虑迟钝,失眠多梦等;耳亦如是。耳窍清静内守则容纳众声而听觉灵敏,位觉不乱;耳失静谧内守则躁扰外越而为耳鸣,眩晕不已,失清蒙浊则听觉失聪而为聋。

5 心开窍于耳

《素问·金匱真言篇》曰：“南方赤色，入通于心，开窍于耳，藏精于心”。此乃《内经》通篇所直言耳开窍属脏的唯一论述。对于肾与耳窍的关系，《内经》或言“肾主耳”、“在窍为耳”，或言“肾气通于耳”，而未有“肾开窍于耳”之论，故以《内经》之论，当属“心开窍于耳”矣。

心开窍于耳，除心血、心气、心神对耳的作用外，在经脉循行、临床用药方面亦可得到佐证。

在经脉循行方面，“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”（《黄帝内经素问》），心经之气血可通过本经之络脉而直接运达于耳。此外，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小肠经脉从目外眦转入耳中，故心经气血亦可假小肠之脉上注于耳，而滋养耳窍，以助听觉与平衡。正如《黄帝内经太素》所云：“手太阳心之表，脉入于耳中，故心开窍在于耳也”。又云：“《素问》赤色入通于心，开窍于耳者，肾者水也，心者火也，水火相济，心气通耳，故以窍言之，即心以耳为窍”。《类经·五藏之应各有收受》亦有曰：“耳者，心之窍”。

在临床治法方面，由于心开窍于耳，心经气血的盛衰，心神的清浊等皆可对耳的听觉、位觉产生影响，故所用治聋开窍药物多为入心经之品，如菖蒲、远志、麝香等；熄鸣止眩药物多有安神之能，如枣仁、柏子仁、合欢皮、朱砂、磁石、龙骨、珍珠等。

心病可以及耳，而耳病亦可以影响于心，如脓耳日久，毒邪内

陷，入于心营，扰乱心神则可致神昏，惊搐，甚或邪陷心包，危及生命。其治法亦需清心凉营，解毒开窍等。又如耳鸣不止，则易致心神不宁，神失守舍而心烦失眠；听神失用，耳聋不聪，则易致心神反应迟钝，神情呆滞，甚或哑而无语等。耳窍位神失用，眩晕不已，则易致心神不宁，心悸神乱等。由此可见，耳病及心，对于心神的影响亦是较明显而多见的。

综上所述，心开窍于耳不仅有一定的生理病理学基础，而且有一定的临床基础。而言肾开窍于耳者则有悖一般常理。悖理之一：肾居下焦，开窍于二阴是其常理，为何向上又开窍于耳者也？悖理之二：在五脏中，肺脾肝均有一个开窍，而心开窍于舌，舌又非孔窍，为何肾既开窍于二阴，又开窍于耳，独有上下两个开窍者也？因此，基于《内经》之论，结合心肾与舌、耳、二阴的关系，其主窍、开窍关系应为：肾主耳，开窍于二阴；心主舌，开窍于耳。如此，方合五脏应五官九窍之用矣。亦即《倡山堂类辨·辨九窍》所论：“肺开窍于鼻，心开窍于耳，肝开窍于目，脾开窍于口，肾开窍于二阴（玉师曰：肾将两脏，故开窍于二阴），是五脏五阴之气，通于九窍者也”。

从历代医家文献中来看，除上述有曰心开窍于耳者外，多数医家均回避心开窍于耳这一直接关系之说，常以“心寄窍于耳”之说避之。如《儒门事亲》曰：“心窍舌，舌无窍，心与肾合而寄窍于耳，故耳与舌俱为心之外候”。《医贯·

耳论》亦曰：“心亦寄窍于耳，何也？盖心窍本在舌，以舌无孔窍，因寄于耳”等等。此实乃中庸之论，当以纠之。

6 心、肾共主耳窍

对于耳窍与心、肾两脏的关系，多数医家则既回避“心开窍于耳”之说，又不否定心与耳窍之间的密切关系，而认为耳当为心、肾共主之窍，其功能亦受心、肾的共同主宰，而心、肾功能失调则均可导致耳窍的发病。如《圣剂总录·耳门》中有曰：“肾气通于耳，心寄窍于耳，气窍相通，若窗牖然，音声之来，虽远必闻。若心肾气虚，精神失守，气不宣通，内外窒塞，斯有聋聩之疾”。《圣剂总录·耳虚鸣》亦曰：“耳者，心之寄窍，肾气所通也。府藏和平，则其窍通而无碍。肾气既虚，风邪干之，复以思虑劳心，气脉内结，不得疏通，则耳内浑焯与气相击而鸣”。《医贯·耳论》则称“肾为耳窍之主，心为耳窍之客”。《张氏医通·耳》则曰：“耳者，肾之窍，足少阴经之所主，然心亦寄窍于耳，在十二经脉中，除足太阳、手厥阴外，其余十经脉络，皆入耳中。盖肾治内之阴，心治外之阳，合天地之道，精气无不变通，故清静精明之气上走空窍，耳受之而听始聪矣”。

从以上诸家所论可以看出，耳与心肾的关系具有双重性，耳窍正是在心肾两脏精、气、神、血的濡养与协调下方能发挥其耳聪听声之能，故心肾两脏有共主耳窍的关系。正如《类经·五藏之应各有收受》

（下转第25页）

上,津液脱,腠理开,汗大泄,为脾风,麻黄止汗通肉解风痹汤”,药用麻黄、枳实、细辛、白术、防己、防风各三两,生姜、附子各四两,甘草、桂枝各二两,石膏八两。可见麻黄桂枝只要配伍运用得当,尚有去热止汗作用。孙师不仅实热用麻黄桂枝,虚热也用。如“治肉极虚热,肌痹淫淫如鼠走身上,津液开泄,或痹不仁,四肢急痛西州续命汤方”。用麻黄、桂枝伍石膏、当归、白芍、黄芩、防风等滋阴养血清热,疏风通络止疼。此即“阴虚则从阳引阴”,“善治精者,先治肌肤筋脉”的具体运用。总之,孙师用麻黄桂枝治内热是随证变通,灵活掌握,巧妙配伍,不胶柱鼓瑟,其超人的胆识和独特的经验可见一斑。

5 宣通肺道

风寒痰浊闭阻气道,或风寒外束,肺之宣降失常,而咳嗽频作,或喉中痰鸣,喘息有声,短气不得

卧,麻黄桂枝宣通肺气,疏散皮毛,临床十分常用。如“治肺气不足,咳喘上气,牵绳而坐”的“补肺汤”,药用麻黄、桂枝、细辛、干姜、人参、射干、苏子、桑白皮、半夏等。“治上气咽喉窒塞,短气不得卧……”的“贝母汤”,用麻黄、桂枝、贝母、石膏、半夏、生姜、甘草,此乃寒温并用之法,治临床无明显寒热表现的哮喘证,取其去性存用之意。“治肺与大肠具实,令人气凭满煮散方”,药用:茯苓、麻黄、黄芪、桂枝、大青叶、细辛、杏仁、石膏、丹参、五味子、甘草、贝母、桔皮、川芎、枳实,此方气血兼顾,寒温并进,升降结合,收散相济,实为不可多得的妙方,比《伤寒论》的“大、小青龙汤”更灵活多变和实用。

6 可治癫狂

孙师根据《内经》“正邪从外

袭内,而未有定舍,及淫于脏,不得定处,与营卫俱行,而与魂魄飞扬,使人不得安卧……”的经旨,善用麻黄、桂枝治疗“癫狂,不知人,狂言,舌肿出”。方用麻黄、桂枝、人参、防风、附子、石膏等,益气通络,清热开窍安神。“治百二十种风癫痫惊狂,及发即吐沫不识人者,四月五月宜服煮散方。”用麻黄、桂枝亦不外乎通脑窍,醒神明。此外,“治男子妇人风虚湿冷,邪气入脏,狂言妄语,精神错乱……”的“排风汤”;“治五脏六腑血气少,亡魂失魄,五脏觉不安,忽忽喜悲,心中善恐怖,如有鬼物……”的“十黄散”,均用麻黄桂枝。以后的医书几无此用法,近代亦未见有类似的报道,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。

大师运用麻黄桂枝这一对药,可谓独具匠心,惟妙惟肖,深识其真谛,限于陋识,难以尽疏,疵谬之处,敬请斧正。

(上接第18页)

中所曰:“心在窍为舌,肾在窍为耳,可见舌本属心,耳则兼乎心肾也”。《证治准绳·耳》亦有曰:“耳者,肾之窍,足少阴经之所主,然心亦寄窍于耳。……因此,耳属二脏之窍也,是诸经禀其阴阳、五行、精明者,皆上入之,所以,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之五音,从斯辨矣”。而心肾和耳窍之间的关系,本人认为以“肾主耳,心开窍于耳”的方式加以表达较为

适当。即将心肾与五官九窍的关系表述为“心主舌,开窍于耳;肾主耳,开窍于二阴”。这种表述既符合五脏配九窍的关系,又符合耳病的临床用药规律,如补耳聪耳药多为入肾经之品,耳聋耳鸣虚证多用补肾之药补之;开窍聪耳药多为入心经之药,耳聋多用芳香开窍之品开之,耳鸣多用安神之药安之等等。

7 结语

心与耳窍无论在生理病理、临床发病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,本文通过文献复习,结合心与耳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、临床用药规律与实践,就心与耳窍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,并提出了“心主舌,开窍于耳;肾主耳,开窍于二阴”的心肾与五官九窍的主、开窍的观点,是否恰当,祈望同仁指教。